

更新书架

《守夜人呓语》



敬文东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9

作者思维敏捷,目光如炬,总能在看似无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小说起源于野史”、“历史具有摇头丸规律”、“诗歌和力比多捆绑在一起”、“从肉身角度解读鲁迅”、“将孔子和老子当做被后人背叛的灵魂医生”……

《廖智: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9

在央视《开学第一课》中,廖智穿着假肢,与舞蹈家方俊合作,在黄绮珊的歌声中翩翩起舞。在地震前曾是舞蹈老师的廖智,失去双腿后并没有放弃自己,不仅登上了舞台,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去激励更多的人。

《孩子,这就是我给你的爱》



李文雯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9

家长都爱孩子,但怎么爱?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家长如何正确地爱孩子。从如何处理孩子的负面情绪,如何面对孩子的不当行为,替代惩罚的有效方法,帮孩子建立自信,教孩子独立,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读书有感

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人心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

有些词一旦出现就会让人有既定方向的联想,“看客”就是一个。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仙台留学学医,却在录像中看到中国人冷漠看客的嘴脸,果断弃医从文,决定从“医治身体”转向“医治灵魂”。这个思路正是张鸣《历史与看客》的指导方针。

“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这个看客作为本书“人物篇”最先出场的一个,从旁观义和团运动开始,上看帝王将相,下看草根平民;纵看历朝历代,横观东西友邦。他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那些被表象遮蔽了的本质,扫除了蒙蔽众人眼的灰尘,让我们真正“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到人

间”。

比起西太后、乾隆、梅兰芳等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恰恰是一个相对的“小人物”——段绳武。

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期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他回了家乡,做了一个村长。

“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

段绳武的新村建设,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安了一个家,一个简朴但幸福的家。而他自己,就是这些家的大家长,一个由将军变成老村长的。抗战爆发后,段绳武应召担任军政部的主管伤病安置的工作,为此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人称“荣军之父”,1940年7月因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临终前呓语,依然说,我要回



《历史与看客》,张鸣著,重庆出版社 2013年8月出版。

河北新村,做村长去。一个旧军人,在村长的位置上,找回了自己。

与“看客”这个带着冷漠色彩的词儿相应的,鲁迅先生还有一句话常常被文青愤青们引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人心。张鸣的文章向来有这个调调,《历史与看客》也不例外。揭露隐藏的真相,掀历史的辫子,专门戳你心头最痛的那个点。看似犀利蛮不讲理,看似太腹黑太毒舌太砸场子,然而,这一番“恶意”的背后,却是大善。

(华章)

一棵疼痛的芦苇

关于大学精神和大学使命,学界多年前已展开过集中的研究和辩论。所谓现代“乌托邦”与没有围墙的大学之间,与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现实情况所突显的问题性和问题意识都大异其趣。也许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用下定义的方法无法得到谁都承认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围绕着大学所形成的对话交流共同体的生成。也许正因如此,李浩才会有对于《课比天大》的言说。

《课比天高》属非专业类的跨界写作,多以随感和片段式的思维来触及大学教育的根本,全书绕开了对于大学理念的宏大叙事,从现存大学教育诸多问题的交汇点入手,展开自己的反思。这些思考是零散的,即兴的,现时性的,贯穿于作者的日常生活中,其背后携带着自己不断的追问:即究竟在现实的环境中,做什么,才能有助于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仅仅提出问题,指出其中的弊端和体制方面的缺陷还远远不够;同样,涉及当代大学教育,只从理念上进行梳理也会显得欠缺。指出应试教育的种种积弊是比较容易的,重要的是解决这些问题,代之以科学教育的路径究竟又何在。李浩在《课比天大》中,记录了自己从事研究、教学、游学以及参与学校管理过程中的诸多感受与思考。

谈及大学精神与大学教育,自然会形成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比较,这几乎成为论及此类问题的一个固定的范式。中国教育在脱离苏联模式之后,尚未完全走出新的道路,拥有国子监传统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大学,如何克服早期“速成教育”,苏联式的专业学科划分,以及当下的短视与急功近利和日趋官僚化的治理方式,必然会拿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大学传统相比较。这其中的差异和距离是明显的,也往往是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语境中,才形成了当下各自对于大学改革的治理方案。李浩也是沿着这一路径,来展开自己对于大学的思考,所不同的是,在他的方案中,涉取了更多的中国传统与经验,那些依然有活力的思想资源,成为他构筑新的大学教育网系的重要节点。

“塑造有思想的公民”或许是最大的公约数,在此基础上,《课比天大》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点:即以圆整思维来克服线型思维的单向度,建立复杂立体的科学思维,清理进化论在教育思维方面的消极影响;突出大学教育的超越立场,让大学只对永恒做出承诺。围绕着对于学生的培养,李浩对育人为本、熏习树材、成己立人、顺天致性、先识后艺、知能并重、深思明辨、慈爱自觉、民胞物与和参赞化育等这些源头活水里的教育文化资源,如何

在现今的大学中得到有效的贯彻,给出了自己的主张。

跨界式的片段思维写作,意味着另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的汇合。与纯专业的写作不同,作者不再躲藏在文本的背后,不再是一个冷漠而又高高在上的主体。李浩在书中自称自己是一棵疼痛的芦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对话者,时而以反智的方式重建被理性剔除的思维本身,时而又用自己的坚忍来经历内心黑夜式的精神体验,时而又以思维断路的火花来点燃体悟认知的烈焰。诚如笛卡尔所言:一个作者要想通往真理,只要成为任何一个能够看到显现之物的主体,就足够了。从这一点出发,回到关于大学教育的话题,《课比天大》展现出了能够看得见和听得见,在当下真正的难度,也映射出大学教育的改革,在今天更多地应当从“无用之用”去入手。

可以把李浩在《课比天大》里的写作看成是他自身面对可能之事所做的准备。书写者把看到或听见的东西转变成了“组织或血液”;他的文本意味着自己对于所关注之物的凝视,并且已将目光对准了自己未来的读者,即那些有可能成为《课比天大》发出之后的准收信者,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杜爱民)

《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从头看到尾,眼泪基本没停过。在现实的围剿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头困兽,这个故事唤醒了我们对苦涩青春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珍视。

李海波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9



《吃的科学——做自己的食品安全师》

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怎样才能安全、正确地选择和处理食物,如何防止有害物质、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的体内呢?其实只要稍微多用些心思,多加几分注意,就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魏群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9